



## 时光的馈赠

□ 玉玲珑

今年的柿子摘得比往年要晚些,前些日子才想起来要把它们摘下来。母亲说,待秋风多吹上几日,柿子更红了,再去摘,吃起来会更甜。摘柿子不要用铁钩钩,容易钩破,掉落到地上,摔碎了也可惜。院子里有一架木梯子,一人在下面扶着,一人登梯摘柿子。柿子叶宽大稠密,柿子就坠在枝叶间。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,明晃晃地照人的眼。摘柿子的时候不要去折断枝叶,枝干折坏了,明年这一段可能就不结了。要捏着柿子顺着柿子蒂去拧,拧上几圈,一只饱满圆润的柿子就摘下来了,托在手中沉甸甸的。结在高处的柿子就不去管它了,留着给鸟雀当食粮吧。事实上,最早红的柿子已经被鸟雀啄了洞,露出里面的“玉液琼浆”,这些小精灵嘴太刁,专挑甜的吃。

摘下的柿子,还未完全成熟,青色还未褪尽,已经泛

出了黄色,是那种温暖的柿黄,就像秋天的阳光。此时摸起来硬邦邦的,还不能吃,要捂熟了才能吃。不着急吃的话,就放着,一只一只慢慢地等待它成熟,能一直吃到冬天。再没有比坐在冬天的太阳下,吃一只秋天的柿子更令人惬意的事情了。

秋日的阳光暖洋洋地照在窗台上,一只一只的柿子就码在窗台上。过了一段时间,柿子的表皮就开始变软,触手温润,颜色也变得鲜亮起来。熟透了的柿子皮吹弹可破,里面包着一兜“水”,如同是经过时间发酵的美酒。揭开一角的皮吸溜一口,凉丝丝、甜蜜蜜,能够甜到心里去。简直不是吃,而是喝蜜一般。

柿子成熟了,母亲就张罗着给亲朋好友送一些。用一只竹篮提着,用袋子拎会拎坏的,一家一家地送。一只只柿子黄澄澄的,看着也好看,摆在桌子上,就像是齐白石画的秋柿图。



天渐渐凉了,柿子叶也渐渐红了。晴好的午后,坐在阳光下,吃一只柿子,品味那份来自时光的馈赠。

## 活得有趣

□ 潘玉毅

若是在有趣与无趣之间做选择,应该很多人都会选择有趣吧。读有趣的书,看有趣的画,听有趣的故事,找有趣的人吃饭或聊天……总之,活得有趣。

从先秦的诗歌散文到如今的网络小说,我们的世界里可读的书何其之多。多到哪怕我们每天夜以继日不停歇地读,穷尽一生也难读完。既然一生太短,不能读尽所有书籍,那么在读之前我们当然有所选择。不妨选择那些适合自己的、读起来有意思的书。因为有意思,自然更愿意读,也更能读得进去、有所感悟。

画与书相似,种类有很多,比如中国画、油画、版画、素描画、水彩画、水墨画等。种类不同,特点各异,甚至同一种风格的画由不同的人创作出来也会呈现不一样的色彩,拥有不一样的意趣。正如王羲之在《兰亭集序》里所言:“虽趣舍万殊,静躁不同,当其欣于所遇,暂得于己,快

然自足。”选有趣的画来看,如王冕的梅、郑板桥的竹、齐白石的虾、徐悲鸿的马……你的心里会感到由衷欢喜。若有闲情雅致,你也可以自己涂鸦几幅,不管好看还是难看,画的趣味不会少一分。

读书、赏画用眼即可,而有些事需要用耳听。人有一张嘴,除了用来吃饭,还可以用来说话。有人说话当然就有人听这些话。若是日日只听说教,着实无趣。我闲时会走到小街深巷里,找寻生活中有趣的话语。听上了年纪的人说些陈年往事,沧桑的面孔配合抑扬顿挫的语调,轻易地将我由现实带入回忆。当听到有趣的事情,更是倍感亲切。

有趣既可指事,也可说人;既现于自己的内心,也在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。比如找人吃饭或说话,就要找有趣的人。吃饭最怕冷场,就像男女相亲。初次见面的两个人对彼此全无了解,沟通起来有点尴尬,你问一句,我答一句,不问不答时容易陷

入沉默里。这样显然一点也不有趣。一群人吃饭或聚会,总得有一人稍微健谈些,负责调动气氛,避免冷场。当然,若是动不动就互相吹捧,也让聚会变得索然无味。此时,便需要一个有趣的人,举手投足,落于人的心间,恰到好处。所以,我们喜欢同有趣的人为伍,因为感受也变得有趣。

什么是有趣?所谓有趣,大概就是提到Ta,你就会觉得有意思,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亲近,和Ta一起有种幸福感。这个Ta,可能是一个人,可能是一件事,也可能是一段经历。“两人对酌山花开,一杯一杯复一杯。我醉欲眠卿且去,明朝有意抱琴来。”诗意的生活很有趣;跑去洛阳看牡丹,跑去三亚看大海……远方的美好也很有趣。情趣,源于对生活的热爱,对美好的沉醉。

当生活有了趣味,就能淡然面对眼前的“苟且”,让心灵有无穷无尽的诗意。

## 母亲的“旧物博物馆”

□ 马海霞

小时候,我们家院子很大,可角角落落都塞满了东西。屋子里的柜子、衣橱,甚至床下面也被塞得满满的。平日里打扫卫生,我每每要扔东西出去,都会被母亲拦下。她说,这些东西还会被母亲拦下。她说,这些东西还会被母亲拦下。就算年底家里大扫除,我清理出一大堆旧物,也得等母亲过目后才可往外扔。

我有时会抱怨:“收破烂的都不要这些东西,还留着干啥?”然后强行将它们扔进垃圾桶。

“破家值万贯,说不定啥时候用到,旧物也能换新颜。”母亲边说边从垃圾桶里将它们取出来。

于是旧物越积越多。哥哥也劝母亲:“家越来越小了,该扔的就得扔,该送的送,该卖的卖。家里敞亮了,心情也舒畅。您看看,很多东西说是有用,可一年也未必用得着一次。即便想用,也未必翻找得到。”

我立即随声附和:“就是,家里的旧物就该定期清理。现在房价这么贵,旧物虽然卖不了几个钱,但节省出的空间若按房价折算,也是一笔大收入呢。这样一想,清理掉那些旧物也就不心疼了。”

母亲却感慨道:“你们没经历过物质匮乏的年代,不懂得老

人的心思。我和你爸从一穷二白到盖房子,又养大了你们三个孩子,一根针一根线都是我们用汗水换来的。这些东西在你们眼里是垃圾,在我这里却都有故事,都藏着岁月的打拼和辛苦。”

大哥是干装修的。前年,他给母亲把老房子装修了一下,我也在母亲的指挥下把家重新规整了一遍。旧物都分门别类地收藏起来,在每个橱子上都贴了标签。我还给母亲建了账本,上面注明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。

最后,我们兄妹家里换下来的旧物,也都放到母亲的老房子里去了。我笑着说,这里是个旧物仓库。哥哥更正说,这是“家庭博物馆”,咱妈是“馆长”。

去年,表哥开了家机械加工厂,厂区需要绿化,家里那些不用了的农具竟派上了用场。工人需要旧衣服擦机器,母亲一下子给翻找出几箱子。我也发现,有时衣服上扣子掉了,拉锁坏了,打个电话给母亲,保证能找到可换的。

现在我们都习惯了,需要啥东西,先问问母亲家里有没有,没有的话再出去买。而在母亲的心里,家就是儿女的“仓库”,需要什么她就提供什么。

我们是觉得家里敞亮,心情才会舒畅。可母亲却觉得,家里塞得满满的,才有人间烟火味。

## 有种麻烦是幸福

□ 仙草

父母年纪大了,脾气也变得古怪起来,常常一点小事就找我麻烦。这天我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,说有急事要我回家一趟。当我风尘仆仆赶回去,才知道父亲手机上的通讯录误删了。他早就退休了,哪有几个人找他?何况家里又有固定电话,至于这么急吗?我不耐烦地帮他弄好后,嘱咐他以后这种小事不用着急,等我周日休假时再弄。他不吭声,一边端来我爱吃的香菇烧土鸡,一边捧着手机嘿嘿笑着。

没过两天,我又接到母亲的电话,说她的存折出大问题了。我当时正在单位忙着做工程预算,也只得放下工作,心急火燎地赶回去。原来母亲去银行取钱时,银行柜员发现她的名字和单位报的名单不一致,就提醒她早点更正。“妈,现在你不是能取出钱吗?错了就错了,不要紧的。”我说道。“不行,银行的人说了,要早点修改过来,不然以后掉了麻烦。”母亲一着急,居然脸涨得通红,“可是要更正过来,手续有点麻烦。先要去原单位开证明,还要去社保局核对应,再到银行来更正,这不是一会的工夫呀。”我好说歹说才平复了母亲的心情,答应过两天请假来把这事办好。说完我急着想要赶回单位上班,母亲却端着早做好的南瓜叶肉末汤,非要我喝完了再走。等我赶到单位忙完工作后,同事们都走光了,

我疲惫地靠着窗台发呆。打扫卫生的李姐看到我,忙上前来问我怎么回事。我心烦地说道:“父母年纪大了,脾气越发怪了,一点小事就要打电话来折腾我,也不体谅我上班跑来跑去,多么累。”“切!”李姐不屑地白了我一眼,语重心长地说:“累什么累?有这种麻烦是你的幸福。”她突然眼角湿了,我惊诧不已。李姐用手擦下眼角,拍拍我的肩膀哽咽地说道:“知道吗?你要珍惜这种麻烦,想当初我和你一样,也有爸妈经常为些琐事麻烦我。可是现在世上那两个最疼我的人都不在了,想要他们麻烦我都不能够了……”

如当头一棒,我一阵心酸。是呀,父母年纪大了,眼花了,手脚不灵便了,很多小事做起来也力不从心了;父母年纪大了,世界小了,很多在我们看起来很小的事,在他们心中却是大事,只能依靠儿女去办了;父母年纪大了,他们像孩子一样变得黏人了,他们需要更多的关爱和照顾了……

有种麻烦是幸福!父母渐渐老去,不要抱怨、嫌弃这种麻烦。要理解、孝顺这些深爱我们的人,尽可能抽时间多陪陪他们。因为你不知道还能与他们在一起多长时间。珍惜和父母相处的时光。渐渐地,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,将成为一种奢侈,一种奢望……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,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,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邮箱: lzcblkf@126.com, 或登录“文学现场”网站, 选择晨报《齐迹》副刊板块投稿。来稿请注明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谢绝一稿多投。